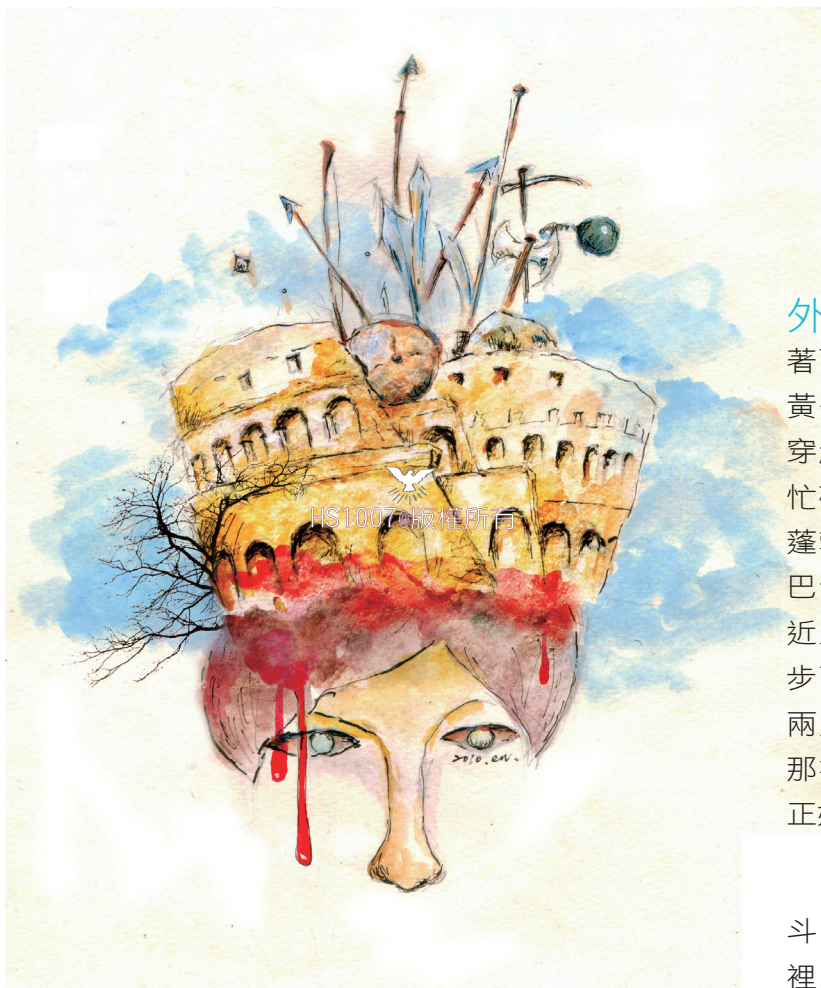


# 羅馬記遊(二)： 羅馬競技場——思想耶穌基督與司提反

每個殘暴事件裡，第一角色是陰險的主謀者；  
第二角色是無知的盲從者，自覺事不關己，卻自扮高尚的發言者。



外子的會一開完，便裝輕鞋，帶把傘。冒著雨，兩人攜手直往羅馬的巷弄竄去。近黃昏的羅馬，熱鬧哄哄。各色人種快速的穿越紅綠燈，有購物的，有訪古的，相當忙碌。在古建築林立的街景下，顯得生氣蓬勃。因為我倆分別都在不同時間裡，從巴士上瞻望過競技場的霸姿，定意一定要近距離再去參觀。預計在太陽下山前，徒步可以到。誰知道沿路「好康」的太多。兩人像孩子似的，「歐，歐這裡，歐，歐那裡。」相機不停的拍。到了競技場，門正好關了，只好在外頭仔細看個夠。

競技場又被稱為斗獸場，取其圓形似斗，內場為人獸鬥。數層樓高那麼大的場裡，裝滿了人，少說要上萬。我實在不能相信數千年前的羅馬人，會為了一個殘酷的娛樂動機，在科技不發達的年代裡，耗費這麼多的人力物力，蓋這樣一個競技場。盲目的宗教力量能揚起人類渴求神聖的想望，而有了聖彼得、聖保羅，不難理解；但為了激發內在的鬥志，鼓動殘暴的熱情，千年來將競技場樹立在那兒，除了佩服他們建築的魄力與能力外，不禁抽了一口冷氣，彷彿聽到滅頂的吼聲，「殺死他！殺死他！」

## 圍殺——殘忍獸性行為

場裡的人激動又興奮，不論男女老少、大大小小。歷史上的考察記錄是，競技場內依身分地位、家庭人口分配座位。從小他們就是這樣看大的（家庭教育真是影響深遠），殺戮，暴力，宰割無辜的弱者，在這個競技場裡，是大眾認可的行為。原本，集體圍殺外來者，是野蠻的動物行為，是動物世界裡求生存的本能；不過千年來的事實是，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，並未脫去禽獸殘忍的根性。生態圈裡，強者多是以寡敵眾，圍毆是只有弱者才會有的舉動。在人的世界裡，有良知檢視能力的人，都知道群體的攻擊不是甚麼高尚的事。可是當這種以獸性為本的行為在某種狀況下，被集體認同後，良知跟著也就薄弱，甚至於泯滅了。

古羅馬人看待被放在場中的人，如同家中養的狗一般。人獸鬥，像極了放貓追老鼠，被追殺者無助的躲避與受創、掙扎的場景，成為娛樂的高潮。競技方式因著對象不同做改變，其中有時也許沒有仇恨的涉入，純娛樂。不過，因為文化或政治因素，集體忌恨的意念會將殘暴行為的事實扭曲，將它神聖化。吶喊聲中，男女老少、大大小小互相對望。亢奮的情緒焚燒集體妒火中燒的慾望。在競技場內，圍殺誠然成為非常正義的事了。

## 殘忍圍殺乃是出於魔鬼的作為

嫉妒能叫人骨頭朽爛（箴十四30），忌恨多從比較、爭寵而來；人類的第一樁謀殺案就是因妒生恨（創四1-8）。神原依自己的形像與樣式造人（創一26），但惡者魔鬼利用人性中的嫉妒，將自卑、不平醞釀成仇恨。那樣強烈到快要崩破血管的情緒，只有

謀殺滅命才能紓解。再則，當發現面對強者，一個人的力量不夠時，圍毆、圍殺的惡念馬上就產生了。人，瞬間成為衣冠禽獸，雖然穿戴整齊，吼叫凶狠卻如群狼與獅子。此刻骨肉親情全然無所顧及。約瑟不就是這樣被十個哥哥出賣，丟到坑裡的嗎？（創三七18-24）。更甚的是，非得要親眼見到被圍殺攻擊的對象喪命，才肯罷休。

耳裡彷彿聽到鬧哄哄的叫聲愈揚愈沸，眼裡又好似見到跪在地上用手搗頭的司提反……，還有主……。

「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，向司提反咬牙切齒……。眾人大聲喊叫，搗著耳朵，齊心擁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頭打他……。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，司提反呼籲主說：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！……主啊，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！……掃羅也喜悅他被害。」（徒七54-60）

「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……。彼拉多說：這樣，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？他們都說：把他釘十字架！巡撫說：為甚麼呢？他做了甚麼惡事呢？他們便極力地喊著說：把他釘十字架！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，反要生亂，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，說：流這義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們承當吧。眾人都回答說：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……。」（太二七18-26）

主耶穌與司提反被殺的景況，正如同被放置在羅馬人的競技場一般。

「有許多公牛圍繞我，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。牠們向我張口，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。我如水被倒出來；我的骨頭都脫了

節；我心在我裡面如蠟鎔化。我的精力枯乾，如同瓦片；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。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。犬類圍著我，惡黨環繞我；他們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腳。我的骨頭，我都能數過；他們瞪著眼看我。他們分我的外衣，為我的裡衣拈鬮。耶和華啊，求祢不要遠離我！我的救主啊，求祢快來幫助我！求祢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，救我的生命脫離犬類，救我脫離獅子的口；祢已經應允我，使我脫離野牛的角度。」（詩二二12-21）

## 殘忍與神聖並存？

宗教理由能將殺人流血的暴力神聖化！保羅喜悅司提反被害，因為他相信這是「愛神，為神」的行為，他相信這個人被石頭打死，才能顯出神的公義，為神的家除叛徒與敗類。面對孱弱沉默不言的主耶穌，以色列的法利賽人、大祭司滿心忌恨，明知律法上說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，卻蠢惑無知的以色列人，硬拗耶穌基督是褻瀆神的罪人，利用眾人失去神智，強迫彼拉多釘死主耶穌。可憐，瘋狂的以色列人激動到語無倫次的喊著：「血歸到我們和我子孫的身上！……」既然，知道血會歸到自己子子孫孫的頭上，不是公然承認這是謀殺了嗎？可怕的是，他們能夠這麼面無愧色，這麼坦然！

每個殘暴事件裡，第一角色是陰險的主謀者。這些人的忌恨都深入到骨髓了，卻能用甜言蜜語掩飾，笑臉迎人。「怨恨人的，用嘴粉飾，心裡卻藏著詭詐；……他雖用詭詐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。」（箴二六24-26）。第二角色是無知的盲從者。主耶穌與司提反所禱告主動求神赦免的對象，當然是這些無知的盲從者。

「當下耶穌說：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為他們

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（路二三34）

被犧牲的人是完全清白無辜，這樣的謀殺方式已足夠讓人驚恐，泫然欲涕了。可是，最最叫人不能忍的，是還會有一群，自覺事不關己，卻自扮高尚的發言者。這些人往往相信遭遇殘忍的圍毆或圍殺的人，必有其不堪之處，圍毆或圍殺的方式，正是要凸顯其神聖「愛主，為主」的意義。「……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！」（太二七40），「人不住地對我說：你的神在哪裡呢？他們大大張口攻擊我，說：阿哈，阿哈……。他們心裡說：阿哈，遂我們的心願了！……他們說：我們已經把他吞了！」（詩四二3，三五21、25）。「你的神在哪裡呢？」他們拍手稱快，心裡非常喜悅正義被伸張了，「掃羅也喜悅他（司提反）被害！」

宗教為的是要煉淨人性中的罪性，但是高傲或狂熱的宗教激進份子，卻是相信殘暴是達到神聖的途徑，已經成為罪惡的工具，失去理性與神智了，可能還很坦然，歡喜的自恃自己有獨特神聖的眼光，是神貴重的器皿。所有的恐怖份子，就是這樣被教導的。

我們愛主當憑著真知識（西一9）。「忿怒為殘忍，怒氣為狂瀾，惟有嫉妒，誰能敵得住呢？」（箴二七4）。忿怒，怒氣，嫉妒是罪惡三巨頭。耶穌基督長闊高深的愛，如何也不會與殘忍、嫉妒有交集（西一13），只有還在黑暗權勢掌控下的人，才會將神聖與殘忍混淆在一起。圍毆屠殺之後，魔鬼甚至還會詭譎的提醒觀眾那句話：「沒甚麼大不了啦，主耶穌與司提反不都赦免了啊！」



## 一人死眾人活——救恩赦免與棄暴認罪

救恩與赦免是在基督受難時就預備好了，但人若不悔改，懺悔自己所犯的罪，救恩與赦免不會強迫人去接受。也就是當一個人不覺得需要救恩，或需要赦免時，教會不會從馬路上抓人來洗禮，去對一個自覺有義的人說，我赦免你了。這樣做可能不只是換來白眼，還很可能要再被打一頓。我們若是有屬靈的真見識，就知道悔改認錯是赦免的前提。

司提反受難，看見神的榮耀，又見到主耶穌在神的右邊，他雖被圍毆，卻知道自己是對的，完全無懼生命就要結束，因他的靈魂就要與他所傳所信的基督耶穌永遠同在。在愛裡沒有懼怕（約壹四18），他被神的愛充滿，他既完全不以性命為惜，今生的工已完成，還有甚麼不能赦免的呢？但赦免在這一頭等著，在旁的保羅還很喜悅呢，根本沒有人求司提反赦免。他只好向天禱告：「神啊！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。」這是司提反的代禱與自白，可惜這個赦免並沒有接受的對象。

人性裡，知道錯，與承認錯是兩件事。作錯事的人可能知道惹禍了，但硬頸不承認錯，卻拚命的隔岸喊著被揍得半死的人說：「要赦免！」其實，凡是耶穌基督的真門徒，縱受逼迫千萬困苦，赦免的心卻是不會消滅的，總盼望犯罪的人能早日回頭。但赦免步驟的完成，在於犯罪者是否能真誠的悔改。這豈是被圍毆、圍殺的人勉強得來的呢？

基督的死為全人類帶來與神的和平。  
「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

平，便藉著祂叫萬有——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——都與自己和好了。你們從前與神隔絕，因著惡行，心裡與祂為敵。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都成了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」（西一20-22）。據說，羅馬競技場是因一位外來的教士，走到場中央，呼喚眾人停止這樣殘酷的行為。在被譏笑怒罵中，自願犧牲掉自己的生命，任人獸宰割。最後，眾人，終於在他血淋淋倒下去的身軀中，看到殘暴的真相，從那日起，競技場關門，成為廢墟。一個外來人無私犧牲的行為，喚醒了這個好戰的民族那一絲未泯滅的良知。

沒有信仰、好鬥的羅馬人，也有被感動，良心甦醒的一天。我們從耶穌基督與司提反的教訓中，可是認識到群體攻擊有多麼的殘忍與邪惡！文明世界裡「圍毆」的擴大變體就是「結黨」，政治與宗教領域中最為甚。政黨之爭很少是單打獨鬥，但真理的爭戰卻是萬萬行不得啊！一個凡事尊主為大的人，若有想與他人聯手對付某人的念頭時，本應當能敏感的馬上感受到聖靈的責備（腓二3）。能夠起頭結黨的人，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與地位，相信自己屬靈的判斷力。可怕的是，用結黨製造紛爭與混亂，也往往自己堅信：「這是神的旨意！」靈修的路到此是既險且窄。能在這種屬於鬼魔的纏鬥爭戰中，記取耶穌基督與司提反的教訓，覺醒過來的，實不容易。

黃昏漸沉。回頭一瞥佇立在雨中曾經雄偉，如今殘破的羅馬競技場，外子與我仰望天，唉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願這殘破的羅馬競技場，成為我們靈程中警惕的地標！

